

國際藝術漫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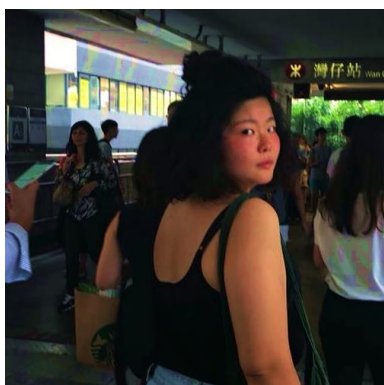
漫遊組之成果報告書

楊琇涵 戲劇系三 110431020



目錄頁碼	
2	計畫簡介： 關於我、我之於漫遊者
3	計畫實踐心得： FREE HUG 看見文化差異與禮節
5	途中遇到的人： 口述歷史的書寫
8	漫遊後感悟： 東南亞印象的洗刷

(一) 計畫人自述：關於我、我之於漫遊者



我是楊琇涵，百四級戲劇系，九月即將赴英國姐妹校交換一學期。

平常的我喜歡唱歌、音樂創作、畫插畫、看書等等的。但在整理自己的專長的時候其實有點遲疑，因為我所喜歡或擅長的，甚至包括我的專業，在我認知裡似乎都不這麼外顯。我現在就讀戲劇系，學習的是劇場藝術，看了一些劇本、研讀了一些藝術理論、接觸了一些表演形式方法，即便我主修表演，「表演」這個詞對我而言至今仍是很巨大的一個詞，進入這個科系後，我始終都在思考作為一個藝術領域的在學者，我要如何把我喜歡表演、或是說我在學習表演這件事情具體地表現出來。而套用在這個計畫中亦然，我要如何具體地應用在這次的漫遊之中？

「戲劇系所學的其實是「人」的藝術」，這是一入學時，系上的老師跟所有新鮮人說的第一句話。無論是舞台下跟人合作、或舞台上跟角色碰撞，都是回諸於「人」。我意識到在戲劇系除了表演，學到更多的，是觀察人、與人互動、從中認識自己。我所學的專業不是如舞蹈、美術這樣外顯的專業，但它卻內化成我的一部分，引領我如何體現我的價值觀。

我喜歡獨處，也喜歡人群，獨處使我能定期整理自己的內心狀態；而人群則讓我更看清楚自己的特質。除了實際的交流，我也喜歡觀察人，觀察他們言談、行為模式，發現他們關注的細節，我想這是我吸收養分的方式。我認為自己有一顆開放的心靈，樂於接受新的、不同的事物，也享受不同價值觀、文化的撞擊。不任意批判、對事物抱持偏見，是我引以為傲的特質，相信也是對於一位漫遊者來說需要具備的特質。再者則是語言能力和適應力，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很快和團體打成一片，也能讓和我共處的人感到自在。作為一位將赴異地壯遊的人，我認為自己特質中的親和以及適應能力是很大的優勢。

（二）計畫實踐心得

從 FREE HUG 看見文化差異與禮節

在出發前，我給自己這樣的期許：雖然是以漫遊者姿態出遊，我還是期望自己能在當地做些具體的事情。幾經思量後，我決定在印尼當地執行 Free Hug 這樣一項活動。「擁抱人群」是個籠統的詞彙、聽上去的難易度也不低，但實際執行時，才意識到這件事情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第一天結束時，在臺灣的朋友捎來訊息問我「你的擁抱計畫有成功嗎？」我當時回答「算是失敗吧，擁抱的人次不如預期。」但現在回想起來，綜觀這整個計畫，本來就沒有所謂失敗或是成功。成敗是無法界定的，反而透過這樣的結果，體認到文化差異對於身體想像的界線和禮束，這些觀察都是收穫，跟實際獲得的擁抱數並沒有正相關。

擁抱這件事情在我的成長環境中一直都是件自然、舒服的事情，是我表達友善的方式，但在多數印尼人的價值觀裡，我想是相對超過的而突兀的。印尼大多數的宗教人口都篤信伊斯蘭教，或許正是這樣的禮數，讓他們對肢體接觸有較為嚴謹的守則。



記得 Free Hug 計畫第一天，我站在泗水火車站的大廳，有點難為情地舉著寫著 FREE HUG 和 PELUKAN SAYA（擁抱我）字樣的立牌，實際上，本來還應該有一張大的立板的，立板上用印尼文寫的：「我是 Lily，我來自臺灣，我不了解你的語言，但是我想要認識你。請擁抱我！」，但立版似乎在我去取車票的時候被人收走了。只剩下一張立牌和手上寫著 Pelukan Saya 的我。站在那裡大約十分鐘，大部分人只是經過我、觀望一下就離開。

後來到了日惹，差不多的狀況發生，但或許因為日惹是個觀光大都市，擁抱我的人相形於泗水，是多一些的。抵達日惹 Bnb 的隔天早上，我和房東 Berli 相談甚歡，我問他，擁抱在你們的文化裡，是不禮貌的嗎？他告訴我在大眾價值觀裡是的，同性之間的擁抱還行，但倘若是異性之間，擁抱其實是稍嫌親暱的。然而他也提到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當地人可以理解這樣的行為是友善的，就不會有惡意，反而會覺得新鮮。

其實回顧整趟旅程裡的這些經驗，縱使一次次被拒絕，但那些拒絕大多都是善意地將擁抱轉化成握手、或是雙手合十的形式，所以被拒絕時並不真的像被拒絕，反而感覺到對方另一種包容跟善意。我想世界很大，文化差異讓人對身體的想像跟界線也有非常不一樣的衡量，但這些不一樣就是我們應該好好相互尊重且體貼的，這次的 **FREE HUG** 雖然不如預期，但很謝謝那些人給我的體悟，還有許許多多無形的擁抱。

（三）途中遇到的人：口述歷史的書寫

第一次自己出國、遠赴異地，雖然說是單獨旅行，其實仍是透過很多人的幫助才能促成這段經歷。脫離舒適圈不如想像中恐怖，反而在一個人旅行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被世界溫柔抱著，意識到自己是幸福的。

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反都不是壯闊的景色，而是沿途遇到的人，這些人他們身上的寶藏，遠遠出乎我的想像。原先打算將每一位我認識的朋友的故事都寫下來，但考量到字數會超標、也怕淪為流水帳，最後決定留下我認為和藝術人文較有連結的朋友的故事，希望透過我們的相遇故事，帶讀者一窺印尼藝術、文化領域的現況。

- Berli 是一位日惹當地的藝術家，我住的 Bnb 就是他跟他朋友 Deni 共同經營的。兩人是日惹藝術大學的同學，Deni 是民宿主人、Berli 因為搬家的關係和兒子寄宿在 Deni 的民宿，在 Deni 去教課的時候（Deni 是美術老師）幫他照料民宿的大小事。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介紹完我屋內設施後，他和兒子坐在民宿的會客廳，兒子在看書、Berli 則在對面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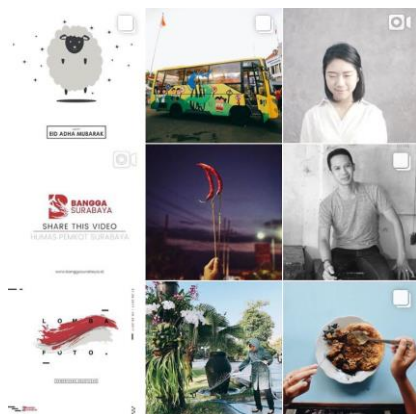


直到隔天早晨，我們才真的有所交流，當時我正在大廳吃早餐準備出發前往婆羅浮屠，坐在對面的 Berli 問起我的國籍和來印尼的原因，知道我是藝大學生後，或許是覺得遇到相近領域的人，Berli 表現出了相當的熱忱，他告訴我他以前是學設計的，但前陣子開始想走純美術，他從草稿堆中拿出了正在自己創作一系列符碼（數字跟字母）給我看，並解釋了這些字母的書寫規則跟邏輯，且計劃在完成後在日惹的藝廊設展。

而後，我們開始談起各自國家藝術發展的狀況，發現我們有滿相似的狀況，我說我覺得目前臺灣藝術感覺越來越趨向同一個趨勢，好像沒有非常突破性的作品出現，也看到不少為了在形式上突破而忽略了作品本身內涵的本末倒置的情況。他說印尼目前的藝術創作也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社會政治相對安逸，感覺藝術家沒有大多需要衝撞的議題，創作產力自然就趨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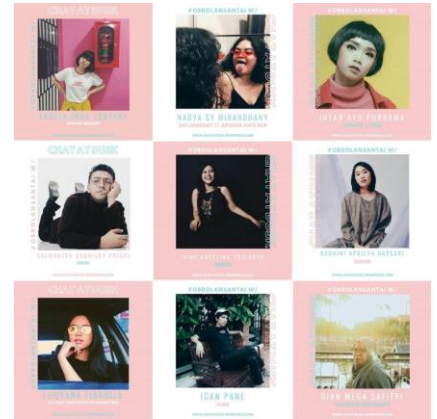
印尼和臺灣的教育制度很相似，藝術之於社會的地位也相差不遠，Berli 提到在印尼大多仍是成績導向的教育，他自己在求學階段就常常受到師長的質疑，然這點直接影響了他對子代的教育，他說自己經歷過被阻攔，所以不希望兒子卡在同樣的問題，因此他非常支持兒子追求自己的興趣。Berli 的兒子 10 歲，是足球學校的選手，我們當時一邊聊天、他一邊在做的 logo，就是要讓兒子黏在自己足球上的辨識 logo。他為兒子創作的那個畫面一直留在我心裡，因為就在那個動作中，我感受到了滿滿的父愛，非常動人。我們留下了聯絡方式，說好未來如果我再回到日惹，要再見他們一面、有機會也一起創作。

- Hanna 是我此次印尼行的 gatekeepers 之一，我透過社群平台聯絡他，搭訕他、問他能不能帶我遊歷泗水，才到後來的相約一起去參加瑪浪的音樂季。我們見面是在我在印尼的最後兩天，多虧有他，我才得以品嚐到很多我一個人遊歷時不知從何著手的路邊攤美食；在音樂祭時也時常向我翻譯、解釋歌詞，讓我了解每一個歌手創作的方式以及歌詞想表達的議題等等。



Hanna 在泗水政府的網路公關部門工作，巧合地是，在認識他之前，我並不知道我追蹤的泗水官方專頁是他經營的，是實際見面後才發現，原來我從社群認識的泗水是出自 Hanna 之手。我會提到這點，是因為我覺得泗水政府選擇在年輕社群平台上介紹自己的城市非常聰明，而整個頁面的經營會讓人對泗水這個城市感興趣，是個很不錯的城市宣傳。

- **Dipta** 是我在瑪琅音樂祭認識的一個男生，我們不斷在音樂祭碰面、對到眼、點頭示意，在第四次相遇他主動向我搭訕，而後便一見如故，發現彼此擁有非常相似的音樂品味與興趣。相談甚歡之下，得知他是一個網路媒體平台的創辦人，這個平台叫做 **Chat at Dusk**，旨在介紹印尼各地的年輕藝術家、運動員（但主要是藝術家），透過這些宣傳，讓更多人認識這些年輕人正在努力的事情和作品。



從一年前的一人團隊，現在已經擴展到五人小組，他們分別在圖像、錄像、文字訪談等方面進行分工。透過跟他聊天，能夠感覺到這個有著靦腆笑容的大男生有非常大的理想，而且也正在朝著這個目標實踐。**Dipta**說，他期望這個平台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計畫之後甚至擴及印尼以外的國家。由於現在的文字報導多以印尼文書寫，他希望未來能夠翻譯成英文或是更多元的語言，將訪問對象以及讀者範圍拓寬到國際。我們至今仍然有保持聯絡，期待有一天彼此能夠再碰面。

（四）漫遊後的感悟

東南亞刻板印象的洗刷

我覺得這次去印尼最大的感悟，其實是對東南亞刻板印象的顛覆。而這點正是我當初選擇東南亞國家作為漫遊標地的主因，我一直覺得，臺灣的主流傳媒及大眾日常生活中，常常能看見許多貶低東南亞文化的標籤，然那樣的標籤往往僅止於片面的理解，卻間接地影響了多數臺灣人看待東南亞人文的眼光。所以我很希望能在這段漫遊歷程中，透過親身經歷消弭這些有色眼光和偏見、親口向大家訴說這個與我們不同文化的國度之美。

出發印尼前，被許多的親友提醒要記得帶腸胃藥，也聽了許多諸如那裡的環境較髒亂或是較落後，甚至是覺得我「敢」挑戰路邊攤很有勇氣等等的言論，雖然明白這些說法大多出自善意的提醒，但其實我對這樣的言論是不太同意的，因為正是這些擔心「髒」或「窮」的考量，讓人發現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對於這點，我記得第一屆的某位漫遊者同學曾提過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提到：「其實不需要害怕，因為這些地方都只是人生活的地方。」我非常喜歡且認同這句話，也在出發後體認到這些擔憂與害怕其實是源自不理解，加上有時候我們容易被輿論誤導、進而對特定族群產生偏見，但是何須過度憂慮呢？我們的異地，是另一群人的家啊！

對我而言，亞洲的在人文與藝術多樣性是非常獨特的，是美洲與歐洲很難比擬的，歐陸是一大塊，文化也顯得是大塊狀地展現，但亞洲的每一個國家都有非常顯著的特色和文明，然而生長於斯的我們卻時常忽略了這些多樣的美、自身文化與鄰近文化的美，反而無形間替自己製造出了階級與藩籬。我想，這趟漫遊給我的是一個機會吧，提供我機會打破一些既定的認知，去質疑一些不證自明的觀點，並且嘗試理解、尊重自己與別人的差異，知道差異只是不同，並沒有優劣之分。